

BEIJING DOCUMENT

北京纪事

2002年 第23-24期(合刊)

定价: 8元

北京:该给“后房型”降温

2003

潮流趋势:变幻的水晶

石巍:21世纪陆小凤

樱花东街:无名小店也很俏

百年回眸沈从文

陈其钢:多少音符能说清女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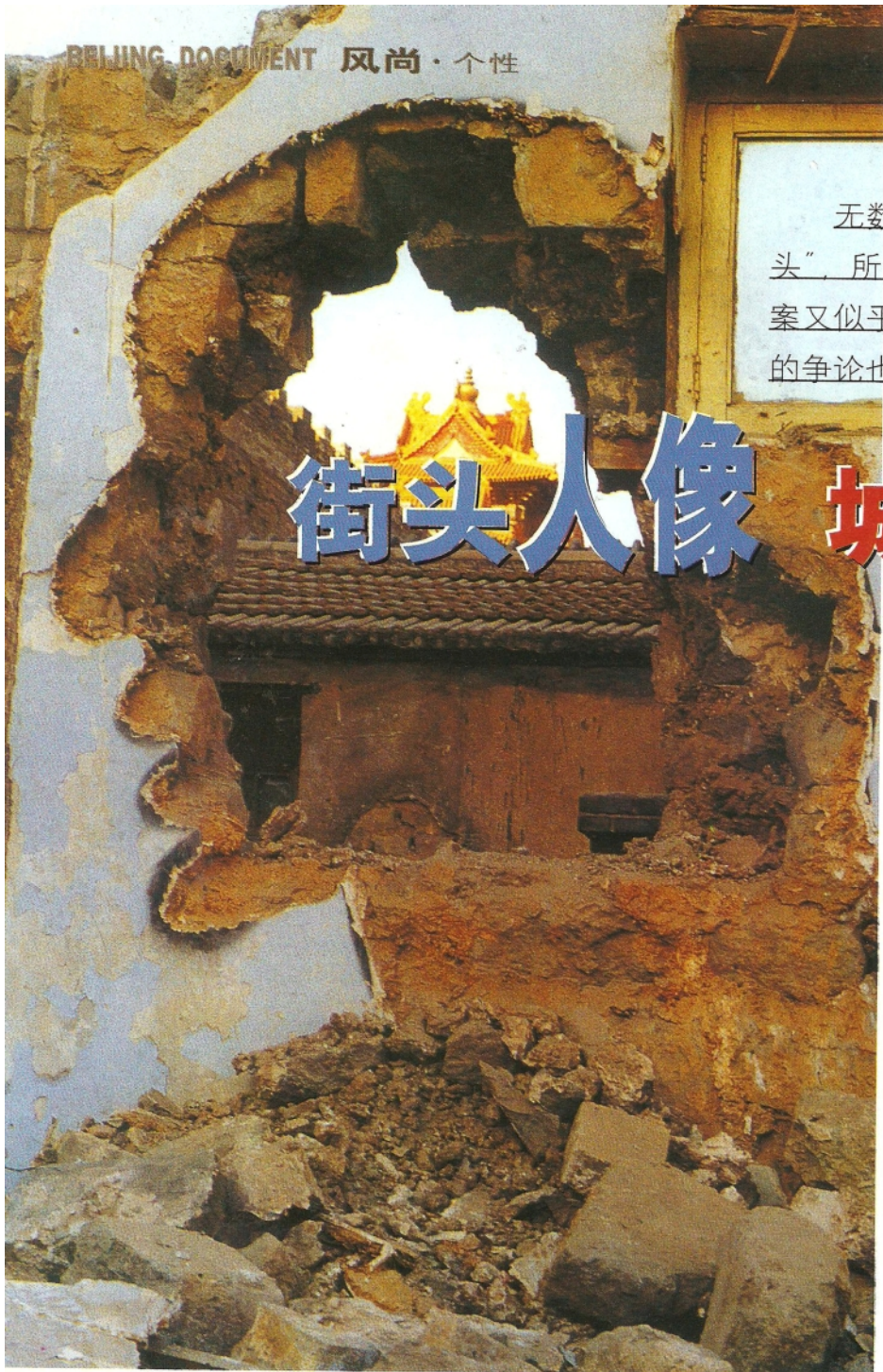
向北京烤鸭进发

ISSN 1005-9075



23-24 >

9 771005 907007



街头人像 城市风景?

文 / Sunshine

无数人疑问过那个无所不在的“人头”，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又似乎都得不到答复。是涂鸦还是艺术的争论也永无止息。

人是谁？”但是，树不答，墙根不语。直到更深夜半，这些人头一律向右在风中悄悄重复着“…张大力张大力张大力…”。

在墙上画画是人类最原始的创作冲动。岩画记录了史前人类的日常生活。二十世纪各种艺术形式、社会政治活动以这种形式表现在墙上。如意大利文艺复兴、本世纪初的墨西哥壁画、二战以前的达达主义都把笔和墙这两种东西联系在一起。摇滚乐和迪斯科音乐使涂鸦艺术得以流行并赋予它新生，绘画成为音乐的视觉伙伴。80年代西方国家风行起来的涂鸦艺术现已堂皇地进入现代艺术的店堂，被认为是新表现主义。一批代表人物如哈林、沙尔夫和巴斯奎厄特一跃成为了国际明星，他们把街道变成扩大的展览厅，哈林风格的卡通图形被印在衣衫上供商业社会消费，也在中国青少年的T恤上出现。

张大力的“人头”在北京的胡同里遍布了若干年，引发了人们的许多看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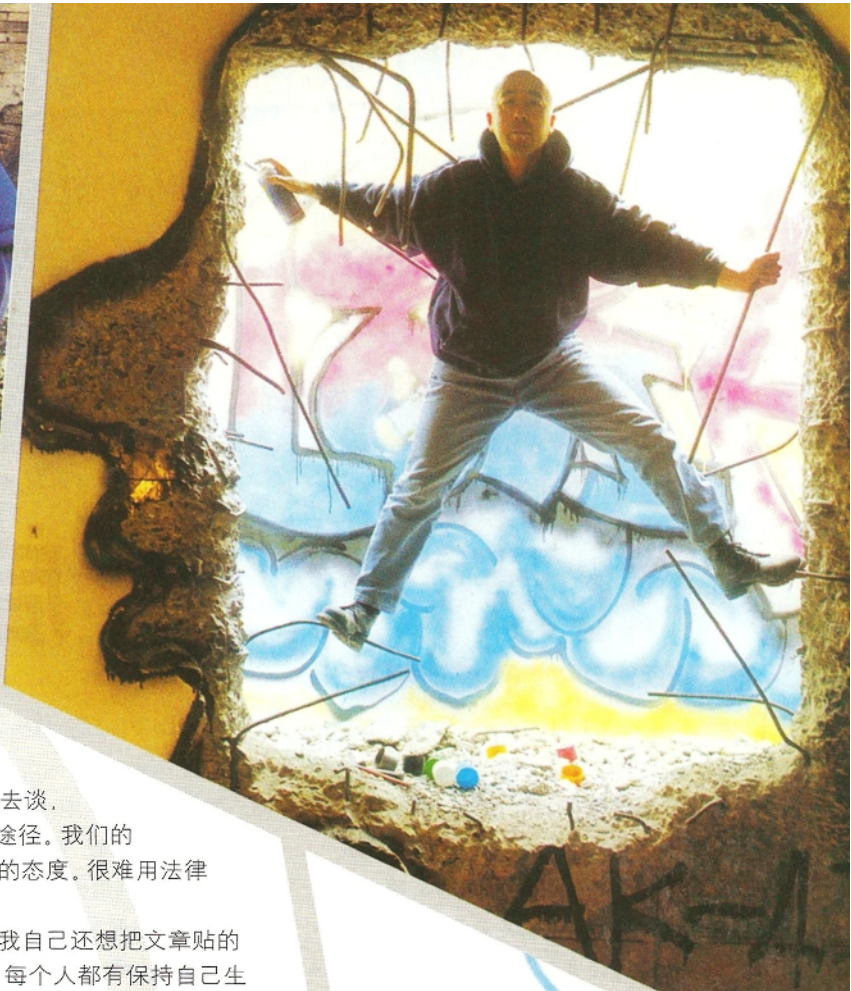
岛子（评论家）这一头像的符号原形取自艺术家本身，审美意义可以溯源于上古岩画，也是东方传统书法的当代转化；艺术家把墙体

作为城市变化的一块银幕，以社会学家的洞察力无条件地行使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的权利。这些墙体的表情本来就记录着当代城市的欲望、情感和纷纭紊乱的社会话语——从各种广告招贴、商家标记、儿童涂鸦、标语口号到还有各种目的或无目的的匆忙而恍惚的过客身影，都无一不在诉说着视觉的意识流动。张大力的头像符号有机地过滤、净化了这种汹涌的视觉语流，使之朝向一种善意的提示，一种欲望蒙太奇式的整合，一种美感的装饰效应的引导。这种人与环境的对话是当代生态艺术的中心话语。张大力通过10年的时间之流，将内心的动作、对符号的向往，通过“活的”行动绘画在空间中的完成，显示时间带给社会文化的变易。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拆迁，使人们失去籍以寄寓文化和历史情感的怀旧空间，使时间变成一连串瞬息万变的屏幕电路板。新的城区聚落没有心灵化的透视，水泥、钢筋、马赛克的达标建筑千人一面如同克隆，同一的骨骼和表情致使建筑物消失了轮廓外观。

王焱（午夜阳光平面设计室）这个虚无的人形无处不在，有时候还觉得“”得慌。这个人形是画家主动的思考，有

一条灰色的喷漆线优雅地扭动而成一个潦草的人头侧影，像是被风带到遍布北京蛛网一样的胡同深处。它常常无所不在地铭刻在带有“拆”字记号的断壁残垣上，固执地张着两片嘴唇，如同这个地方发出的窃窃私语，嗫嚅着被封存已久的故事，像是风吹过留下的印记。无论这条路拐到哪，它都在那里寂静地等候着你。当然，它被放在新旧建筑透视在一起的空间层面里，有时是惊诧疑惑的，有时是傻傻的讪笑，有时是探长了脖子急于向你倾诉，有时嘴唇像两片尖锐的刀片，刻薄地数落着什么，有时是痛楚地挣扎。在不同的环境里人头的“表情”总有着微妙的变化。

日日夜夜、千百次路过那个大脑袋时，心里懵懂度想着它看见我这样的路人是高兴，还是悲伤？它空空的脑袋里对此刻的存在有怎样的感受？什么人毫不厌烦、这么专注于它的铺陈？它是描画城市风景的艺术还是一次次兴之所致的涂抹？看到太多也暗骂好烦，越来越稀疏暗淡同时又担心以后它是否会永远离开我们的生活。这个秘密生长了十年，太想太想摇着谁的肩膀问“他是谁？他是谁？藏在人头里的那个



突破很独特，对观者有一种触动和提升。”“码根码”就不是创作，是个人愿望不能得到实现的发泄。要是每个人都拿起笔上街就乱套了。应该划分一些专门地区可以涂鸦，比如地铁；这是一个文化城市开放的态度。

艾未未（雕塑家）谈这个问题应是在一个艺术范畴去谈，不管你嗜好、厌恶，你都要确认这是在艺术上寻找一个途径。我们的社会文化并不丰富，我们应对这样一个新的东西持宽容的态度。很难用法律评价艺术，也很难用艺术影响法律。

老猫（文学青年）我知道了真相后越来越不平衡。我自己还想把文章贴的满世界都是呢，因为守法没干，你干了，这对我公平吗？每个人都有保持自己生活环境清爽的权利，我一上街就满眼是人头，不管是去会女朋友还是见老板，这些人头影响了我的情绪。今后要是个人上街写“某某是大傻子”完了也标榜自己是艺术家，不成了沽名钓誉了吗。艺术是强调个人感受的，我自己对此的感受很不好，不论是人头还是这种方式。

张祖英（中国油画协会副秘书长）从艺术形式来说属于行为艺术。但人是社会的，个人的创作应该和整个城市的清洁卫生协调起来。另外这种艺术也没什么价值。

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头说：“这肯定是一群十来岁小孩瞎闹，没事玩儿了，得管教。”

一个警察说：“要是在我的管区里碰到肯定得抓起来。”

一个民工说：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我们拆哪哪就有这个。刚来北京时进个胡同就是这个人头，弄得我迷路迷得更厉害了，老觉得这儿也去过那儿也去过，哪哪都像。”

一个美籍留学生说：“这在我们国家也是要被抓的。涂鸦者以这个找刺激，警察一来就跑。听说在某些国家专门为他们指定可以涂抹的街区。”

一位科研人员说：“从社会角度讲这些头像是不符合要求的，但从个人角度讲我可以理解。艺术家往往是个性化的、天真的，对于他们应该宽容。但艺术家也要自律，尽量把作品做得美一点，不要太随意，如果涂鸦表达了艺术家的真诚和美感，会成为城市的风景。”

庐山真面目

在四合苑画廊，一眼就认出了那个黄土高坡般的脑型、平滑而下的下巴。和“头像”一样有平实质朴的表情。张大力的“交代”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但是没有一点渲染其中的情感色彩，一如那个永远坚持近乎固执的“人像”。

张大力说他做这事，是为了跟城市有交流，“艺术品应该离开画室到户外去跟生活环境和人的改变发生交流。我用我的摄影记录着这个世界的变化。十年来，我不停地拍。从这十年来上千张的照片可以清楚地发现北京的进程。过去的张自忠路、新街口、老市政府都很美，现在都没有了。我是有选择的，政府建筑、新写字楼、居民楼我都不画。最常画的是要拆迁的建筑。”

“以后我会坚持画，就像夸父追日，追上了也死亡了，等老建筑都拆光了，这种艺术也死亡了。我过去对文学、历史和考古感兴趣。在美院学的是广告设计，因为不愿跟别人妥协，独立创作至今。我画过的区域有北京、上海、三峡、意大利、荷兰。我希望更多人参与。其实很多人有这种愿望，只是他们不敢或不知道画什么。我最近做了100个人头雕塑，是从100个民工真人身上翻下来的标本。他们全都是住在北京郊区的被北京拒绝的边缘人。他们有这个时代共同的特征，记录着这个时代的变化。”

编辑 / 散丝

